# 吳越備史/卷3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吳越備史

◀上一卷

卷三

下一卷▶

文穆王

文穆王諱元瓘，字明寶，武肅王第七子也。母晉國昭懿太夫人陳氏。唐光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於杭州之東院。先是，有胡僧持一玉羊，大數寸，光彩異常，獻武肅王，且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寧元年二月，授鹽鐵發運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元年八月，改授禮部尚書，遙領邵州刺史。九月壬子，王祖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薨。二年，徐綰、許再思構宣城觀察使田頵，同劘我壘。頵敗，率綰、再思回宣州，慮我師逐之，乃懇求質。武肅王歷選諸子，不應命，時王尚幼，請行。莊穆夫人聞之，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王曰：「亡身以紓家國之難，亦足以報劬勞耳，雖死無恨。」乃再拜而出，武肅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門躡繩梯而下，以赴頵營。比及宣城，而頵叛於淮帥，淮師會我師以攻之。頵每戰不勝，歸必求王，將肆其毒。頵母老且賢，常加保護。天祐元年十月，我師與淮人攻之甚急，頵將出戰，乃曰：「今日不勝，必殺錢郎。」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輩死不旋踵矣。」是日，果陷於宛水橋，為亂兵所殺。賊眾尚擾，我師提頵首示之，賊眾遁散。頵母遂奉王至我師，衛而歸焉。二年春正月，制授王檢校右僕射。八月，處州刺吏盧約弟佶冠永嘉。開平元年正月，武肅王命王伐永嘉。四月，斬盧佶而還。

時盧佶列巨舟四十艘於清澳海門，以邀我師。王謂諸將曰：「賊之銳卒盡在此矣，宜勿與戰，當由他道徑襲賊壘，出其不意，必成擒也。」於是由安固江登陸而襲之，佶由是就執。

師還，承制改王內衙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冬十月，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五年秋七月，賜王號贊正安國功臣，進授司徒、守湖州刺史。乾化三年夏四月，淮將前吉州刺史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我衣錦軍，命王率師討之。王以山谷迂僻，乃盡伐樹木。絕其歸路，為三覆以待之。時江南國主徐知誥在賊中，與王騎相逼，幾獲之，俄而知誥易服，乘白騾而竄。壬辰，獲李濤及偏將咸知進等八千餘人，兵甲生口稱是。是行也，王營中有氣如龍虎之狀，賊中望之曰：「此霸者之氣也。」

五月，命王復率騎兵攻宣州廣德縣。城未拔，有登城詬辱我師，王怒，奮擊之。六月己卯，城陷，王手刃二百餘人，藉槁而行，獲淮將花虔、渦信及吏卒七十餘人而還。

先是，有日者視王曰：「公手刃百人，當大貴。」時又有僧名自新，常衣紙，住廣德山院。王至，眾皆遁，而自新巋然晏坐。軍中有詰其不去者，新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去將安適？」時王在眾中，新忽見之，乃斂衣奉迎，與語久之。及王還，遂載而歸。後王問自新：「當時何以見識？」新曰：「微僧無他術，但觀王在萬眾中骨法獨異，與咸通皇帝御容頗相類，故幸得一識耳。」

冬十月，敕授王檢校太保，依前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四年夏六月，制授王特進、光祿大夫、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秋九月，命王率師攻常州無錫縣。丁未，克之，獲其將朱超等五百餘人而還。貞明元年春正月，敕授王鎮海軍節度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湖州刺史如故。三年夏六月，制加王檢校太傅，增食邑五百戶。五年春三月，命王率水師大小戰艦五百餘艘，皆刻龍形，自東洲發艦，遙趨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於狼山江。將戰之夕，王召指揮使張從寶，計之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以誘之，制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宿理帆檣，每舟必載石灰、黑豆、江沙以隨焉。翌日昧爽，淮人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我師皆避之。賊舟既高且巨，不能復上，我師反乘風以逐之，復用小舟圍其左右。賊回舟而鬥，因揚石灰，賊不能視。及軸轤相接，乃撒豆於賊舟，我舟則沙焉。戰血既漬，踐豆者靡不顛踣，命進火油焚之。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國，以鐵筒發之，水沃其焰彌盛。武肅王以銀飾其筒口，脫為賊中所得，必剝銀而棄其筒，則火油不為賊所有也。

斬其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獲士卒七千餘人、賊船四百餘艘，餘皆焚之。其斬馘之甚，自江及岸數十里，皆殷焉。淮師自是遂求通聘。

是行也，舟次狼山江之石碑灣，有石幢，大署其文曰：「向後有木龍五百至此。」

秋七月，王復戰於毗陵之無錫縣。偏將曹筠奔於賊，我師不利。王騎逼高岸，賊將追及，乃舉策私誓曰：「天必助我，馬當躍上，不然則墜我於此。」馬果一躍而登岸。既而復整行伍，破賊而還。冬十一月丁亥，王妣吳越國莊穆夫人薨。六年冬十月，敕遣衛尉卿兼通事舍人陳琮，授王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余如故。龍德二年春正月，敕王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加食邑三百戶，仍賜匡扶定亂立正至道功臣。同光二年冬十月，制授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清海軍節度使，兼充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遣進奉使婁輯將命焉。天成元年四月，武肅王至自衣錦軍，而中外無所專命，武肅王嘉嘆久之。九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

一夕，王夢神人賚骨一副，易王之頂門。及醒，尚微疼焉。

三年春二月，遣閤門通事舍人李韞授王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秋七月己巳，忠獻王生。

初，武肅王將屬王以冢嗣，乃命諸子有功者數人，謂曰：「爾無隱情，各言爾功，以定厥後。」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瓘、王弟清海軍節度使元璙、寧國軍節度使傳瑮洎諸公子等，皆上言功德高茂，是宜委副，故以兩鎮屬焉。及武肅寢疾，一日命出玉帶五，賜王兄弟，命王先擇之，王乃取其狹小者。武肅王大悅，謂王曰：「吾有汝，瞑目無恨矣。」

四年秋八月己酉，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弘俶生。五年夏五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

（壬辰）長興三年春三月己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肅王薨。王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勸以粥。夏四月己未，王即位，悉用藩服之儀，從治命也。赦境內一應荒絕田產，尚隸租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賚有差。

自今年孟春洎是月，陰晦彌時，至是澄霽，中外咸悅。是月庚午，奉武肅王靈輀殯於衣錦軍之正寢。秋八月，楚帥馬希聲殂，弟希範嗣。

（癸巳）四年春正月，福州王延鈞僭稱帝，更名璘。三月，敕遣將作監李鍇、光祿少卿張裒來，歸我先王之賻，又遣引進使楊彥珣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王弟清海軍節度使元璙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余如故。夏四月，淮南偽客省使許確、百濟國太僕卿李仁旭各來祭我先王。秋七月，敕遣郎中張絢授王中書令，進封為吳王。是月，番禺偽左僕射何亦來祭我先王。九月，敕遣侍郎張文寶來宣諭。

文寶泛海而來，被風壞船，飄至天長，吳王厚禮之。及賞從者錢帛等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吳王嘉之，竟抵杭。

冬十一月，明宗崩，宋王從厚即位，是為閔帝。十二月庚戌，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王兄元瓘卒。

瓘，王之庶兄也。母慶安夫人胡氏。公性氣寬厚，沈靜寡言，多尚儒釋，不喜奢侈。歷官數年，黎庶安樂，早失夫人，終不繼娶嗣之。

是歲，順化軍節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珣召歸錢塘，懲虐政也。

（甲午）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改元，大赦。敕遣鞍轡庫使王延縞來宣告，仍賜國信。尋又遣散騎常侍孔昭序、駕部員外郎張糸壽冊王為吳越王。是月大雪，平地五尺。壬午，奉葬先王於茅山。閏月，蜀帥孟知祥僭稱大蜀皇帝，年號明德。夏四月，潞王從珂率兵入洛，逐閔帝而自立，改元清泰。六月，敕遣給事中張延雍、兵部員外郎馬義冊王為吳越王。秋七月，偽蜀孟知祥殂，子昶嗣。

（乙未）清泰二年春三月，制授靜海軍節度、檢校太保、中書令王弟元球守太師。秋七月甲辰，西方慶雲現。重建開元宮，追福於先王也。

（丙申）三年春正月，敕遣禮部尚書李懌、戶部郎中姚遐賫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秋七月，敕建先王廟於東府。是月，制授王部將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冬十月，偽閩王昶殺其父延鈞而自立，年號通文。閏十一月，契丹立石敬塘為晉皇帝於洛，大赦，改元天福。潞王自殺。十二月，敕授王天下兵馬副元帥。

（丁酉）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敕遣供奉官周彥環賜國信。二月，淮南以徐知誥為齊王，建國於金陵。是月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連日至壬子，有海魚二，各長五十餘尺，一死於桐廬，一死於余姚江。三月，靜海軍節度使王弟元球、順化軍節度使王弟元珣並有罪命死，王許以公禮葬，其麾下卒伍悉宥之。

元球、元珣數有軍功，先王賜有兵杖。及王立，元球等恃恩驕橫，增置兵杖，諸將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王吳越，又為蠟丸，與元珣議謀，王不信。諸將復告，王乃召元球、元珣宴後宮。既至，左右告元球等有刃於懷袖，即皆格殺之。王欲按諸將有交通者，侄仁俊諫曰：「昔光武破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宜效之。」王乃止。

夏四月，敕遣禮部尚書程遜、兵部員外郎韋稅封王為吳越國王，仍賜天下兵馬副元帥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國之儀，一如同光故事，仍赦境內今年租稅之半。是月，晉主遷都於汴。秋七月，制削元球、元珣在身官爵，任便處置。八月辛巳，王大閱於北郊。是月，偽吳楊氏遜位於徐知誥。戊申，王新建五廟於城南。九月乙卯，王親視五廟。冬十月乙丑，金陵徐知誥僭稱大齊皇帝，年號升元。（戊戌）三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崧字吉甫，閩人也。祖輅，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溪縣令。崧初生時，有大蛇墜床前，引首視之，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主禮闈，凡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渝監尤眾。昭宗禦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良、秘書監馮渥親覆試，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尋歸寧，途由淮甸，淮帥辟之，不就，遂歸武肅。歷鎮海軍掌書記，授浙西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奏表，多崧所出。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祚修短，崧曰：「觀此號為國不成，止一口耳。」文穆王襲位，置擇能院以選士，俾崧主之。國建，拜崧丞相，終年七十六，謚文獻。

冬十一月，敕遣尚書左丞王延、司門郎中張守素賫捧吳越王玉冊及沿身法物等至。

冊曰：「唯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皇帝若曰：王者握圖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或苴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獎忠勛，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薄德，敢忽彝章。況夫奠南服之奧區，鎮東甌之重地，懋績雖高於列土，殊榮未繼於肯堂，得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紀代天之業，特頒鏤玉之文。乃擇吉辰，爰敷盛典。咨爾興邦保運崇德忠道功臣、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使、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國王、禽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錢元瓘，嶽靈稟粹，天象儲精，蘊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間氣。既寵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略以平凶，用奇兵而制變，祗嗣構基，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氣銷聲，海嶠之波澄浪息。而況興我昌運，竭乃忠規，懋勛庸而首列韓壇，奉玉帛而誠先禹貢，語尊獎則獨標大節，顧封崇則未稱鴻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文當南斗之分，地誌控勾踐之都，眷茲舊封，允屬全德。是用異車服於群後，盛簡冊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錫九天之寶瑞。表於嘉命，纘乃舊邦，大振家聲，奕輔王室。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冊爾為吳越國王。於戲！服衮衣而佩玄玉，位壓於諸侯；駕戎輅而握兵符，名尊於九伐。馭貴之重，象賢之榮，爾其祗荷天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孚於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

十二月，大閱馬步軍洎艨艫於碧波亭。

（己亥）四年春二月，敕授世子弘儁為果州團練使。是月，偽齊徐知誥改姓李，更名昇，僭稱大唐。

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為安吉砦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吳興，據潘氏而去，昇遂為神福家奴。徐溫嘗造神福家，見而異之，求為養子，至是乃隱本族而冒徐姓焉。後嘗致書於我，以毗陵求易吳興，仍引祊田為說，則本潘氏明矣。

秋七月朔，日有蝕之。閩王延羲更名曦，弒其主昶自立，年號永隆。八月戊申，建世子府於城北。是日，白龍現處州長松縣，遂更為龍泉縣。九月，詔升婺州為武勝軍，授王兄元懿為節度使。是月，保大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陸仁章卒。冬十月壬子，吳越國莊睦夫人馬氏薨。

夫人臨安人。父綽，淮浙行軍司馬、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夫人性聰慧，勤於職。初，武肅王禁中外母得蓄聲妓，夫人以王胤嗣未立，乃請於武肅王。王嘉之，曰：「我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因許王納妾，遂生忠獻王。諸子既長，夫人皆均養之，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公子於上，夫人閱其聚戲，喜動顏色。初封越國，至吳越國夫人，薨年五十，敕謚曰恭穆。

是月，敕遣刑部尚書李懌、禮部郎中崔鈞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賜御服紅羅真珠戰袍、金鎖甲各一副。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於衣錦軍慶仟鄉。

（庚子）五年春二月甲辰，溫州刺史王子弘僎卒。己酉，閩王曦遣兵擊其弟王延政於建州，遂僭稱大殷皇帝。王命內衙統軍使仰詮、都監使薛萬鐘帥師伐建州。三月，敕升婺州為武勝軍，又升嘉興縣為秀州，以嘉興、崇德、華亭三縣隸焉。壬申，敕遣右諫議大夫高延賞、兵部郎中李元龜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夏四月癸卯，鎮海軍行軍司馬兼侍中、同平章事太尉鮑君福卒。

君福字慶臣，余姚縣人。祖興，父璨，俱不仕。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余姚有井，面廣丈餘，君福每恣臥其上，而無畏色，鄉黨異之。及從軍，以驍果稱。初仕（彭城）漢宏，及武肅王東討，乃與其黨歸降，號曰向盟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鬧。尋為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帥命辟為郡職，君福不納。武肅聞之，慮其被害，乃密賜絹書，使苟從之。因與賊徒李元嗣飲，伺其醉，乃奔歸，尋授衢州刺史。淮將信州刺史周本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遁去。及將罷郡，武肅王勞曰：「比在任戰敵而已，未足為副使優賀之道。」因復任之，凡三考。文穆王領清海軍節制，辟為副使。後遷湖州，復二考。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年七十七，謚曰忠壯。

是月甲子，世子弘儁薨。

弘儁，王第五子也。母魯國夫人鄺氏。時王年將四十，冢嗣未建，及生，特所鐘愛，累奏授兩浙副大使、果州團練使。國建，立為世子。初，王治世子府，謠言曰：「何處有鹿脯？」將薨，乃題所居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會群仙。」凡題數處，及期果薨，年方十六歲。追謚曰孝獻。

五月，四星聚鬥。秋七月，我師敗於建陽，積雨乏糧故也。八月，以世子府為瑤臺院。冬十二月，以忠獻王為內衙諸軍都指揮使。是歲，姑蘇、吳興、嘉禾三郡大水。

（辛丑）六年春三月丙寅，敕遣太子賓客聶延祚、吏部郎中盧撰冊授王守尚書令。夏五月，番禺婁龔遣偽攝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清、尚衣高素清，來逆我故王弟傳琇之室馬氏以為繼室，不克遣。

馬氏即潭帥楚王殷之女也。先是，番禺亦聘馬氏，既卒，遂求其弟。是行也。潭帥希範

亦遣中軍使歐陽練與廣使俱至，馬氏誓不許，故不克遣。

六月，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仰詮卒。秋七月甲戌，麗春院火，延於內城，王遷居瑤臺院。是月，閩王曦稱大閩皇帝。八月辛亥，王薨於瑤臺院之彩雲堂，年五十五，在位十年。贈謚曰文穆。敕宰相和凝撰神道碑。七年壬寅二月癸卯，葬於國城龍山之南原。

王誌量恢廓，識度宏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心，未嘗有懈。武肅性既嚴急，每一召，即時須至，或巾帶於步驟間，乃置闊褲大襪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填委，皆躬親批署。手為胼胝，復置粉盤於臥榻之首，夜有所記，必書其上，詰旦以備顧問。時屬重盜賊及詐偽誹謗法，犯者輒死，王皆力救之，所獲宥者甚眾。嘗北征，師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皆在此，我獨何避？」竟不許。及纘嗣之後，示以明恕，人情翕然。內衙指揮使陸仁章、婁仁杞等早備武肅王爪牙，以性剛愎，為眾所惡，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同列者皆率諸軍於國門，請王戮之。王命侄仁俊諭之曰：「仁章等事先王有年矣，今求舊念功，方當旌賞，汝等遂以私憾使我戮之，我安可謂不報怨也？苟不聽命，我當歸臨安，以避賢路。」眾皆退懼，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湖州刺史。中外有以封章相構者，皆居中不下，積而毀之。王舅陳氏歷職不過一戍遏，每加厚賜而未嘗遷授。恭穆夫人之弟馬充嘗以使役求免，王廷責之，遂下獄，尋黜於剡溪。其餘遵守治命，保慎名器，烈祖之風為不泯矣。

一日，武肅王寢疾，召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劣，誰可為帥者？」諸將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武肅乃出印鑰授王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王與兄弟同幄行喪，內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王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武肅未薨時，仁章常以事犯王，至是王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令公，猶事先王也。」王嘉之。王以遺命去殊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王於兄弟甚厚。兄元瓘自蘇州入見，王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弟居之，是兄賜之也。」元瓘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當恭守霸業，自為珍重。」王因相與泣。

論曰：王以英毅之姿，兼仁厚之德，入田頵豺狼之穴，示亡身之慮；破知誥蛇豕之群，揚對敵之威。奮劍屢成大勛，壓紐遂當慶嗣，念功忘過，崇德布政，然後聿修先烈，光紹世官，天子賴於元勛，諸侯奉為盟主。以稱克家之令嗣，以號列國之賢君，則彤弓綳衣，不足侔其美也。

## 忠獻王

忠獻王諱弘佐，字玄祐，文穆王第六子也。母吳越國仁惠夫人許氏。王以天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於功臣堂。初，孝獻世子之居監撫也，文穆王治其府於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會王以采戲於青史樓，遽謂王曰：「君王方為我營府署，今與爾賭之。」比及四擲，而王遂得六赤，孝獻失色。從容曰：「五哥入府，某當將符印之命。」因再拜，孝獻竟怒擲骰盆於樓下。俄而孝獻薨，王授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天福六年秋八月，諸將請誅內衙指揮使戴惲。

惲乃王庶兄弘侑之親。惲謀立弘侑，故請誅之。免弘侑為庶人，復姓孫氏，更名本，罪異志也。

是月，王以遺命承制授兩軍節度使。九月庚申，王即位於仟居堂，赦境內外頒賚有差及租稅等。丞相曹仲達攝政事。是月辛未，王遷於思政堂，命境內給復一年，諸關梁禁制，悉從除減，又命田園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現。十一月，金陵來祭我先王。是月，敕授王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保邦宣化忠正功臣。是歲，番禺劉龔殂，子弘晟嗣。

（壬寅）七年春正月，閩人來祭我先王。二月癸卯，敕葬先王於龍山之南原。三月，敕遣使大中大夫李鶚來歸先王之賵。乙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廣陵郡王王世父元瑨殂，子文奉嗣。

元瑨字德輝，武肅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沂王府咨議參軍、宣武節度判官，累遷散騎常侍，賜金紫。尋屬軍旅事，乃改授馬軍廳事指揮使。天復二年，徐綰叛，顧全武請奉王子之邗溝，武肅以淮帥常請結姻好，乃遣元瑨微服為全武仆而去。比及望亭，有逆旅媼輒識之。至潤州，安仁義亦知其非常將，以其下十人易之。全武懼，因賂閽吏，中宵而去。及抵邗溝，指陳逆順之理，淮帥為之動容，嘆曰：「生子當如錢郎，我之子犹犬耳。」即日遣使命頵還軍廣陵，尋逆婦而歸。後累征縉雲、新定，皆有功，授邵州刺史。尋征吳興高澧，及攻東洲，復授睦州刺史。尋遷蘇州，累敕授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蘇常潤等州團練使、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在郡三十年，性儉約而恭靖，便弓馬。文穆王即位，以王兄尤加禮遇。因元瑨來覲，為酒授瑨曰：「今日之事，宜兄

當之，俾予小子至是，實兄推戴之力。」璙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立能，君臣之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敕封廣陵郡王。封不及授，宣命於柩前，終年五十六。葬以王禮，謚曰宣義。

壬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戶，仍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夏四月，漢主龔殂，子玢立。六月，晉高祖崩，少主重貴即位。秋七月，王以內衙指揮使章德安、李文慶為內衙左右都監使。冬十月，以都指揮闞燔、胡進思為內衙左右統軍使。十二月己巳，以龍山武功堂為文穆王廟。（癸卯）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二月，晉主還京。是月丙辰，丞相皮光業卒。

光業字文通，世為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為蘇州軍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以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命入貢京師。梁後主特賜進士及第，仍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內供奉、賜金紫。貞明中，淮人來求好，命光業聘之。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乃委置而去，淮人急載隨之。梁主選武肅子傳珍為駙馬都尉，命光業如京師。及回至靖海，光業舅氏滕文規為山陰令，日暝，遽見黃衣吏報曰：「皮補闕今日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兼兩浙觀察使。文穆即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旅遊會稽，有神降於裏巷。光業往視之，神遂不語。及去，眾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當見之。」至是果驗。國建，拜丞相。凡教令儀註，多其所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人或以為神仙中人。終年六十七，贈謚曰貞敬。

三月，唐主昇殂，子璟嗣，年號保大。閩王延政稱帝，國號殷。是月，漢彭城弘熙弒主玢而自立。夏四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王貶內衙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李文慶於睦州。冬十月，敕遣使授王吳越國王玉冊。

冊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勛，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杖金鉞以宣威，羽冀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葉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某，為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

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勛，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誌奉國朝，清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冀世之賢；黼冕輅車，更重策勛之禮。斯為異數，允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玫，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為吳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嶽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十一月辛巳，王駕遷於功臣堂。是月癸未，丞相曹仲達卒。

仲達，臨平人也。本名弘達，避王名更之。祖信，知嘉興監事，累贈司徒。本歙州人，尋歸杭州，為臨平鎮將。八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父圭，浙西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尉。圭將生時，信夢人謂曰：「我當為爾子，有二千石。」信語夢於鄉黨，鄉黨不能諭，皆賀曰：「生此子必致豐稔。」圭有膽氣。乾寧中，淮人圍嘉禾，圭與其族人師魯守之。賊中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可圖也。」圭每與師魯登樓，張樂縱飲，矢石交至，視之宴如也。嘉禾平，圭以功授蘇州刺史。開平間，淮人復圍蘇州。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宴，賊之俘執者咸縱之觀。圭終蘇州。師魯形短而足跛，武肅常稱之曰：「今之晏平仲也。」人遂號為曹晏嬰，竟卒於鎮東軍都押衙。仲達初生，室有紫光。少時，圭常節其衣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膳悉與仆隸等，又日令運甓。圭在姑蘇時，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逆，卜之曰：「陳是親，必不就，當聘他門，由是榮貴。」既而途由國城，武肅王見而奇之，乃以王妹儷焉。累授臺、處二州刺史。文穆即位，居諒闇，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今王即位，復攝政事。時大賚中外，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者，輒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因皆釋仗而致謝。仲達性淳厚，好施與，文穆尤重之，常止呼丞相而不名。終年六十二，贈謚曰安成。

是月，納元妃仰氏，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詮之女也。

（甲辰）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

鼎字渙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村。初，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為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有貴子。

鼎初謁武肅，以為觀察押衙推，尋為文穆王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復密薦之。武肅王曰：「我觀林鼎骨法，真輔相器，然我不貴者，欲汝貴之，庶其盡心於汝也。」文穆襲國，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鼎性讜正而強記，能書歐、虞法。比及中年，夜讀書，每達曙，所聚圖書，悉由手抄，其殘編蠹簡，亦手綴之，無所厭倦。國建，乃掌教令，尋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極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及師行，果不利。著文集行於世。終年五十四，謚曰貞獻。

三月，偽閩王延曦為其下指揮使朱文進所弒，而文進自立，復修貢於京師。是月，敕授王落起復，增食邑三千戶。夏四月丙午，王親祀五廟。秋七月辛未朔，晉少主改元開運，大赦。是月，以（彭城）知遠為行營都統。九月朔，日有蝕之。南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守宮，尾長七尺許，鬣且角，獲之，置於安溪潭。冬十一月，王命從兄東府安撫使仁俊為內外馬步都統軍使，弟弘保為東府安撫使。閏十二月，閩人殺朱文進，尋以僧巖明為主。

巖明姓卓氏，乃雪峰寺僧，平素為眾所重，相與迎之，遂立為帝。

未幾，為其下李仁達所殺而自立，歸款金陵。

（乙巳）開運二年春三月丙午，王從祖順化軍節度使鐸卒。鐸字輔軒，太師英顯王之第五子，武肅王之少弟也。生而有文在其足曰王，及長而滅。既生而太師薨，武肅育之。武肅薨，鐸請服通喪。性多藝，尤精音律。承制累授溫、明二州刺史、檢校太尉，奏授恩州防禦使。文穆時，授兩浙行軍司馬。拜命之日，儀註特盛。尋奏改本州團練使、順化軍節度使。終年五十三，謚曰忠簡。夏四月，晉主還大梁。秋七月，修武肅王廟於城西，奉栴檀神像而致焉。八月朔，日有蝕之。是月，金陵遣將王建封克建州，虜王延政而歸。冬十月，敕遣太子賓客羅周嶽、右庶子王延濟冊王守太尉。十一月朔，王大閱於北郊。是月，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內衙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闞燔，庶人孫本賜死，貶都統使王兄仁俊本府安置。

杜昭達、闞燔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金寶交結二人，薦於王。昭悅得侍左右，愛特逾於舊將。燔不能平，昭悅懼，謀去燔。燔專而愎，國人皆惡之，王亦惡之。於是昭悅出燔為明州刺史，右統軍使胡進思為湖州刺史。燔謂進思曰：「出我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為不行。」乃各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王子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燔，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煉成之，誅昭達與燔，幽

仁俊於東府。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栲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王嘉之，擢為國官。

（丙午）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三月，敕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推誠匡運忠亮威德功臣。秋七月庚寅，吳越國夫人許氏薨。

夫人丹丘人也，諱新月。善音律。文穆王後庭樂部，皆命掌之。初，鄫氏生孝獻世子，後庭咸尊敬。有尼契雲掌香火於麗春院之佛堂，頗有知人之鑒，視夫人曰：「彼鄫氏者，遠不能及。」至是果如其言。王襲位，敕封吳越國夫人，薨年四十四，敕謚曰仁惠。

八月，重建天寵堂。是月壬申，葬仁惠夫人於國城西山之原。冬十月，金陵攻福州，節度使李弘義遣客將徐仁宴、李廷諤等求救於王。

李弘義本名達，殺卓巖明而歸款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弘義。既而遣偽兵部侍郎陳覺使於弘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碩忠以金陵偽敕使之入覲。弘義以其初不宣命，至是方以書至，不從。覺乃與監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興師，皆金陵之志也。

是月，王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

時福州乞師於王，王召諸將議行，諸將吏皆曰：「道路險遠，難於師救。」內衙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為當救。王曰：「脣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宜樂飽食安坐耶？」命水丘昭券專掌用兵，程昭悅掌應援饋運，而以軍謀委元昭德，遣筠等率師救之。時王召左右，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王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之，乃止。是行也，宿衛衣錦軍武肅王廟庭者，聞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閩淮人視王師周遍郊野，人皆丈餘，蓋靈助也。

十二月，王命弟弘倧為湖州刺史。

（丁未）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東京，稱會同十年，廢晉少主為負義侯，遷於契丹黃龍

府。二月庚午，有雉集於玉華樓。辛未，晉（彭城）知遠稱帝於河東，國號大漢，是為高祖，復稱晉天福十二年。己卯，王誅內都監使程昭悅，釋東府仁俊罪。三月庚寅，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出鎮丹丘。戊戌，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使楊匡業、蔡遇等，偽東南面行營都統王建封等走之，擒戮裨將孟堅等並余黨二萬餘眾，器械數十萬。李弘義歸附於我，更名儒贇。

初，忠懿王之治閩城，壘甓皆有錢文，曰：「此城終歸錢氏。」忠懿頗惡之，因命劃去，而錢文愈明。又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至是皆驗。是行也，金陵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謂其專命而行也。金陵始以覺為東南面招討使，延魯為監軍，及其敗績，反以專命為罪以贖恥，一何偷哉！為君而偷，復歸於下，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夏四月，李儒贇遣弟儒賓來請入覲，從之。五月，我師凱旋，王饗將帥於光冊堂，賞賚有差。是月，敕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資忠緯武恭懿翊戴功臣。是月，楚王希範殂，弟希廣嗣。六月乙卯，王薨於咸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謚曰忠獻。八月，敕葬龍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溫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奸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能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丞德家火，俯邇內城，命親軍援之。王登而望，有伺便攘竊者，亟命斬之，眾因悉力，火遂滅。淮人之攻閩也，李儒贇來求援，諸將議將不從。王因集而詢之，果同其說。王變色曰：「脣亡齒寒，《春秋》明義，吾為天下元帥，執大兵柄，豈不能恤鄰難乎？諸將躍馬肉食，不能為我身先耶？有異議者，斬！」及大舉遣將誓師，辭令明肅，眾皆踴躍承命，既而果成大功。開運中，將益車徒，乃下命募軍中及民間子弟，而逾時無應者，乃命大糾之令曰：「糾而得之者，糧賜皆蠲半。」翌日，投書者雨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民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我民。」乃命復其境內租稅三年。

論曰：王岐嶷之姿，雖由天縱，纘嗣之日，方屬妙年，帑藏因回祿之初，將校競陸梁之志，乃能恭勤庶務，紹開霸圖，有果斷之名，無酣嗜之累，以致興復宮室，開拓土疆，光有大功，聿修厥德，而享祚非永，孰不哀哉！

## 忠遜王

忠遜王諱弘倧，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母弟也。起家內衙指揮使、檢校司空。開運

元年冬十一月，出為東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丞相。開運四年六月丙寅，即位於天冊堂。是月，晉主入大梁，改號曰漢。秋七月，閩帥李儒資來覲。是月庚子，有雉升於天冊堂之戟門，旋歷廊廡，久而獲之。閏七月，王命李儒贊復任無諸，王親餞於碧波亭。八月，葬忠獻王於國城西原。冬十月，今大元師吳越國王至自丹丘。十二月，李孺斌復貳於我，王命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等攻討，擒而戮之。己酉，傳首國城。是月，命丞相吳程知福州威武軍事。庚戌，內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溫、斜滔等，以內衙兵遷王於義和後院，諸將校率眾迎今大元帥即位焉。自忠獻王時，諸校驕慢，雖旋加誅殛，而在位者皆優饒遇之。及王纘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吏三人，而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每有僭越，必顯責讓。進思頗憂懼不自安。屬內衙指揮使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請於王，且容之，王猶豫未決。承訓懼，以謀告進思，進思遂亂，率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猝愕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風疾，傳位於某。」因帥諸將迎大元帥於私第，且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下，不拜曰：「俟見新君。」時思等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元帥。元帥曰：「若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元帥始視事。於是進思殺水丘昭券。時思妻曰：「他人可殺，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殺之！」初，遜王將即位，近侍陳禹嘗夢以金鈔鑼承日輪加遜王之頂，而手持二鐶，未幾墜地。既而以夢語人，人曰：「汝主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鐶不過二十旬耳。」及即位，又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讖，且懼不就，乃宿謀於匠者，別鑄一以為備。翌日，以所授金鑄之，遜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宿鑄者獻。至是皆驗其兆。後廢王薨，請謚曰忠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